



小陌 著

缠身腥

在**深宅**的阴暗角落里，
那些迅速开放又转眼**枯萎**的、鲜艳却**腐烂**的花朵，
谁曾得见？

花落，只余一缕**腥味**，绕梁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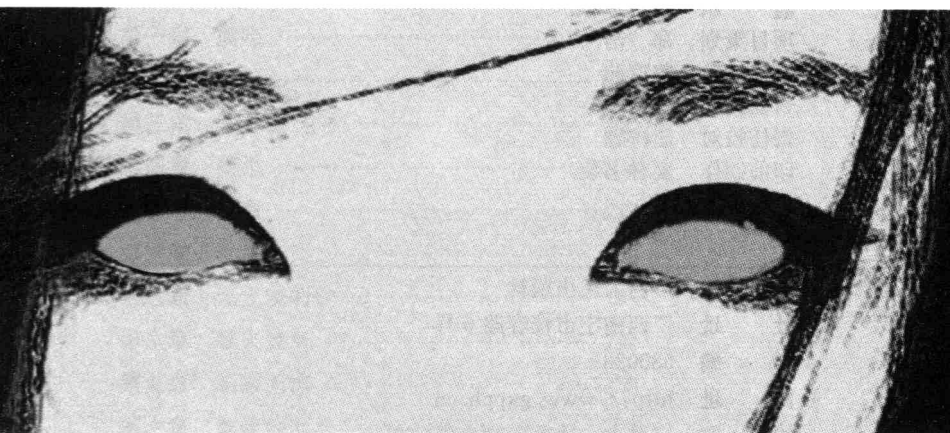
麦林推理

广西人民出版社

缠身腥

小陌
著

CHAN SHEN XI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缠身腥 / 小陌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219-07789-4

I. ①缠…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678 号

监 制 白竹林
项目策划 郑 洁
责任编辑 曾蔚茹
封面设计 李彦媛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a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789-4/I·1515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腐宅	001
第二章	刺心	024
第三章	笼中雀	056
第四章	猜杀	084
第五章	换命	113
第六章	灭顶之灾	149
第七章	无止境的梦	191
第八章	狱火焚身	232
第九章	石破天惊	258
第十章	隐藏的世界	294

第一章 腐宅

【碎脸】

小芙倏地睁开双眼，侧耳听了一会儿，才缓缓撑起身子。她拨开相邻的帐子，莲音已经酣然入梦，偶尔发出细微的鼾声。她裹上一件袄子，一跃下床。

缩起身子，掂着脚，踱到门边，动作轻微得像一只猫。

咯噔一声，她拨开了门闩，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门板向内拉开的一瞬，一阵夜风窜了进来，伸进她的袄子，好似男人的手，湿凉凉的，夹着一丝无法抗拒的诱惑。

夜，已经黑透了，像一张纱，遮住了整个蒲家大院。

廊子如同熟睡的蛇群，曲曲折折的，盘旋交错。小芙快步穿行着，偶尔抬眼，视线也被黑黢黢的围墙压了下来，杂沓的树影藏在稀薄的夜雾中，偶尔传来几声孤独的虫豸声。

夜，静得让人心慌。

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红色的方灯摇曳在夜里，如一只只不怀好意的眼睛，窥视着院中的一切。蒲家大院好似一口老井，愈走愈深。

年长的婆子曾告诫过小芙，平日里千万不要随意走动，亦不可去陌生的院落。她说：“你不知道，蒲家大院里藏着一个碎脸的老姬。”

碎脸的老姬？

小芙好奇地凝望着婆子。

婆子说，当年有一位皇帝携爱妃出巡，游玩至此，一名婢女在为妃子梳头时，簪子不小心划伤了妃子的脸，皇帝一怒之下命人杀掉了所有婢女，不仅剥掉她们的脸皮，还残忍地敲碎了她们的身體——据说，这众多婢女的尸身便埋于此地。

后来这里虽改建成了私家宅院，却常有丫头离奇失踪。

大家都说，大院里女眷众多，阴气颇重，惨死婢女们的怨气化成一个碎脸的老姬，专门捕捉年轻水嫩的女孩子。老姬躲在大院深处，一面哭泣一面缝补自己的脸。偶然路过的丫头见此不免好奇，上前询问，每每此时，老姬便抬起头，露出一张破败不堪的脸，然后捉住对方，剥其面，吸其血，虐其身……恐怖至极。

小芙听罢不禁一颤。

像蒲家大院这种百年老宅，总少不了此类的诡异传闻。越是上了年纪的东西，越是古怪，人如此，宅院亦是如此。

婆子见她眼中似乎泛起怀疑的波纹，继续说：“就在三个月前，蒲家又收了几个丫头，其中有一个叫做小梳的，聪明伶俐，与我同屋。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她不在屋内，以为她溜到哪儿玩去了，便没在意。直到傍晚，我见她还未回房，才发觉事情不妙，急忙向牟叔禀报，这件事甚至惊动了老太太，大家苦苦找了一夜。”

“结果呢，找到了吗？”

婆子摇摇头，一脸惧色地说：“她在大院里神秘失踪了。”话音刚落，眼睛里便弥漫起浓重的失落，如一场寒雨，浇到小芙心里。

“那，她的家人呢？”

“她的家人？”婆子冷笑一声，“小梳的娘嫌她是女儿身，从小待她不好。得知小梳失踪后，这做娘的并不哭闹，只是领了一些丧葬费便离开了。”

小芙心头一紧，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她抬眼看看窗外，瞳孔里是绵延不尽的灰白，大片大片的，翻滚涌动。

一个年轻的生命，换了一包鼓囊囊却冷冰冰的银元。

这便是命吧？有些事情在你未出娘胎前便被注定了，富裕或贫穷，高贵或低贱。你无非是在既定轨迹上，出生、成长、衰老，最后死亡。

【小芙】

小芙年方十六，正值青春妙龄。

三个月前，她才进蒲家。起初，她只是在厨房做些杂活。过了几日，牟叔发觉她颇为聪慧，又心细如发，便将她拨到老太太身边伺候。她新奇地看着大院里的一切，忽闪忽闪的瞳孔里满是纯真。

她像极了一块鲜肉，俊俏的脸蛋和圆滚滚的胸脯撩拨着男人们心底的欲望。她赤裸的身体，无数次出现在他们的梦中。面对那些无法遮掩的性欲，她反倒不在意。他们愈加肆无忌惮起来，抓住机会，便朝她的屁股摸上一把。

每每此时，她只是嘟着嘴，恶狠狠地瞪他们几眼。在她眼里，男人和雄性动物没什么区别。

其实，他们本就没有区别。

想到这，她往往便低下头，继续做事了。

而他，是第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男人。

四目交接，一种奇怪的感觉袭击了她，有一根羽毛，在她娇嫩的心尖上，轻佻地拨了一下，然后她便一阵唇干舌燥，心里有如小鹿乱撞。

咚咚咚。

咚咚咚。

她紧张地攥住衣领，一把捂住胸口，生怕这心跳声被人听着了。少女怀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只是她不知道，他精致的皮囊下包裹着一颗鬼心。他是一只蜘蛛，早早织好了一张亮闪闪的网，只待鲜嫩的猎物自动送上门来。

细细打量一遍，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袍子，单薄的身体藏在袍子里，走起路来像一张皮影，既滑稽又恐怖，脸白净得有些过分，跟扎的纸人儿差不多，头上抹了油，乌亮的头发软塌塌地附在头皮上。

这年头，城头变幻大王旗。剪辫令一出，也有守旧之士，力竭声嘶求饶发者有之，哀号痛哭谓无颜归家者有之。不过男人们还是大都剪了辫子，蒲家的男人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有些东西却是骨子里的，并非剪刀能够剪掉的。

还是继续说这个让小芙心动的男人吧。他很年轻，皮肉紧实，年轻得有些诡异了，明明已近中年，身上却仍闪耀着青年人的光泽，显得妖艳而诡谲。

小时候，小芙听人讲过一个鬼故事，说是一个女妖穿了一张人皮，化成人形，和凡间男子相恋。或许，他的皮囊下也是妖怪之身吧？说不定他便是剥了人皮，披在身上……想到这

里，她忍不住哧哧地笑出声来。心里溢满说不清的感觉，好像只是稍稍想到这个男人，便能够让她心满意足，浑身战栗。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一旦陷入情爱，便再难分辨究竟爱的是对方的什么——

他的皮囊，还是那颗看不见的，所谓的真心？

【第二十五幅《孝子图》】

蒲家大院里有数不尽的小院落，红花园只是其中一个。这里常年无人居住，院内开满了妖冶的花，香气袭人。不知为何，蒲家大院里的花都开得格外鲜艳，鲜艳得有些不像话。青葱的植物长势疯狂，好似着了魔，没三两日就能没过小腿。

红红绿绿的，刺眼夺目。

有一次，小芙去园中采花，不小心折断一株花的茎，一股暗红色的汁液喷射而出，溅在她脸上，黏糊糊的，带着某种湿热，像极了人的血。

次日一早，她再过去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昨天被折断的花茎一夜间愈合了，还长出了花蕾，恣意绽放。

仿佛已死之人突然有了呼吸，推开棺盖，自行走了出来……想到这儿，寒意便不知不觉进了心里，她甚至能够听到血肉被吞吃的咀嚼声。

小芙准时来到红花园。

园中一片阒然，有一排厢房，像士兵般整齐排列着。她沿着廊子认真默数，当数到十三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脚。

高高的门板前放着一朵红花。

她四下里看了看，移步上前，手掌按在门上，稍一用力，门板便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她没有多想，侧身钻了进去。房间

里格外安静。黑暗像滴入水中的墨，缓缓地四散开来。

小芙回身掩上门，向前摸索着点燃了桌上的烛台。

噗！

火苗擎开一片黑暗。

忽然，角落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缕阴冷灌进了心房，她颤巍巍地问了一声：“谁在那儿？”

这声音回荡在房内，回声比她的声音还要真切，仿佛有另一个女子藏在暗处学舌，逗弄她，以此取乐。小芙捻了捻衣襟，紧张将她团团围住了。她甚至没有察觉，一簇冰凉已经从身后涌过来，好似洪水猛兽，能够瞬间将她吞个干净。

稍一转身，便被一股力量揽入怀中。

她正欲尖叫，一只柔软的手掠过她的唇边，继而一个暧昧不明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别怕，是我！”

飘忽忽的，如散不开的雾，横亘在胸口。小芙松了一口气，惊魂未定地说：“你吓死我了。”

抬眼一瞧，来人正是他。

“快来吧。”他已然等不及，倏地化成一条蛇，将她盘在中央，然后猴急地褪去了她的衣衫，一层一层的，好似在剥一颗鲜嫩多汁的洋葱。

她有些娇羞，却未反抗。

大红的兜肚像一把火，点燃了他的欲望。

小芙的身体荡漾着一股新鲜的气息，这是一种只属于这个年纪的味道。新鲜，永远是个诱人的词语。她白花花的胸脯、外露的玉腿烧红了他的眼睛，光滑的小腹也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她像一座山，他正努力攀爬着。

肌肤与肌肤碰撞的时候，小芙再次被震撼了。

他虽已四十有余，皮肤却极其光滑，一如刚出生的婴孩。

小芙也曾问过他，为何皮肤比女人的还要细腻。他只是诡秘地一笑，没有回答。

或许，他真的是一个妖怪吧？

她闭上眼睛，心中陡然有些悲伤。在她内心深处，始终藏着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不过现在伏在她身上的却是一个中年男人。

纵然他拥有年轻的面孔，光滑的身体，丰盛的体毛，他始终是一个中年男人。

欲火愈烧愈旺。

火顺着毛孔钻进体内，挑逗着她每一根敏感的神经，疼痛和欢愉一并袭来。她莲藕般纤细的手臂绕到他身后，本能地将他抱得更紧。他瘦扁的身体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次次将她融化，重塑，再次融化，再次重塑。她喘息着，应和着。直至他一声低吼，她的身体一阵痉挛，巨大的潮汐覆盖过来，他们紧紧粘在一起。

休息片刻，他便恢复了体力，再次跨到她身上，小芙欲拒还迎。反复几次，直到二人精疲力竭，烂泥一般瘫软在了地上，像两块焦糖，再难分离。她依偎在他怀里，脸贴着他温热的胸膛，听他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像退却的潮，缓缓归还平整的岸。

他逗她，“每次你都要偷偷跑这么远，就不怕遇到什么碎脸的老姬吗？”

小芙微微摇摇头，“怕，不过更怕见不到你。”

他笑了笑，说：“像这种传言，蒲家多的是，你没有必要害怕，多半是以讹传讹，唬人的罢了。”

小芙嗯了一声。他继续道：“不过，有一个传言却是真实的！”

“什么传言?”

“有关第二十五幅《孝子图》的秘密。”

“第二十五幅《孝子图》?”

他思忖一下，同她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蒲庶，他正是蒲家的先祖。

蒲庶生前有两大嗜好，一是酷爱收藏，古董字画，凡世间珍奇之物，他必藏之；二是研究续命之术，他炼丹制药，只望长生不老，永生不死。有一次，他出门遇雨，便躲进附近的一座庙中避雨，偶遇一个老者。闲谈间，他向老者说起自己的藏品，老者听后非但没有称赞，反倒讥讽他说：“你所谓的藏品无非都是众人手中流转的玩物罢了，并无新意，亦无价值。”

蒲庶颇受打击，他穷尽毕生精力，终于在死前收到一件堪称举世无双的藏品，这便是“孝子全图”。

所谓孝子全图，是玉匠怪才蒋卜依着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用二十四块昆山之玉打造的连幅玉雕，每一幅玉雕均为方形，边长为一米，幅幅精美绝伦，价值连城。若只是这样，孝子全图也只是寻常的昂贵器物罢了，但蒲庶偏偏加了一幅《孝子图》，置于这二十四幅玉雕中央，二十五幅《孝子图》组成孝子全图，嵌于蒲家祠堂正堂的地面上。

当年蒲庶病重，他死前留下遗言，这二十五幅《孝子图》中藏着蒲家的一个惊天秘密。他将毕生的藏品和财富全部藏了起来，只有把二十五幅《孝子图》拼凑完整，才能够找到他的收藏。他病逝当日，第二十五幅《孝子图》也神秘失踪了，再也没人见过这幅“多出来”的《孝子图》，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再无人知晓。显然，孝子全图并不是蒲庶最珍贵的藏品，它只是一个引子，纵然不起眼，却掌控着全局变化。

很多大户人家里都少不了有关财富的传说，蒲家自然也不例外。谁找到最后一幅《孝子图》，解开全图的秘密，谁便拥有改变蒲家的力量，或者说，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力量，永远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有人甘愿为此奉献金钱和青春，有人甚至愿意为此献出生命。

不过，小芙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罢了，她对于财富什么的并不关心。她在意的只有这难得的温存。故事冗长而无趣，听了一会儿，困意便涌了上来，她靠在他怀中睡过去。

她睡了很久，直至被一阵诡异的酥麻感唤醒。缓缓睁开眼睛，她才发现自己竟被装进了一个大罐子之中！头外露，身子被囚在罐内，时寒时热，痛痒难耐。

有一种怪异的力量将她箍住了。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脑海里迅速搜索着相关片段。她记得自己耗尽全身气力后，躺在他怀里睡着了。醒来后，已在这奇怪的罐子中了。

扑哧。

黑暗中蹿出一束光，她循光亮望去，火光下映出一张惨白的脸。他诡秘一笑，这笑容深邃至极，仿佛一个无底洞。小芙有些慌了，她试图求救，喉咙中却挤不出一丝声音。她极力伸着脖颈，像小丑，无比滑稽。他踱过来，捏了捏她娇嫩的脸蛋，旋即取出一个盒子。

掀开盒盖的一刹那，只听小芙一声闷叫，便再没了任何动静，光线在她的瞳孔里晕出一层层光圈，然后消失不见了。

【老太太】

有些记忆像调皮的孩子，你想要逃，他们却追着你跑，一

边跑一边发出脆生的笑，尖厉而邪恶。

铜柄镜中映出一张精致的脸，略施粉黛，遮住了细微的疲倦，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她穿一件天青色的袄子，外面套一件湖蓝色的坎肩，金色镶边，极其精美。下身则是一条束腰的裙子，黑边红面的尖头鞋。

待字闺中的富家小姐，大致是这个样子吧？柳清浅这么想着，若有所思地看着镜中那张俊俏的脸，却忽然将镜子扣住了，心莫名地一阵紧缩。

她又开始怕了。

她怕在镜中看到柳姑，一个生前折磨她、死后还要化成恶鬼缠着她的女人。这个让她如此恐惧的女人，正是她的母亲。

说起柳姑，也算是一个天生的美人坯子，只恨生在穷人家，十几岁便被卖到大院做了丫头。人年少的时候都喜欢做梦，尤其是到了情窦初开年纪的女孩子，柳姑亦是，她做的是一个金灿灿的凤凰梦。不过，梦的残忍之处在于，不管被编织得如何诱人，终究是一场空。当她察觉到大院少爷对她的身体感兴趣时，便毫无犹豫地将身体献了出去。

假在他的臂弯里，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坐上少奶奶的位子。当她小腹逐渐隆起、梦境迅速膨胀时，却在一个雨夜被无情地赶了出去。

“贱人！”

大雨中，这个声音不但没有消散，反倒愈加真切。雨水浇湿了她的心，也浇碎了她的梦。在这个世界上，麻雀随处可见，可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却寥寥无几。

自此之后，柳姑性情大变。半年后，她生下一个女娃，这便是柳清浅。从小，女娃便随她四处做工。女娃没有名字，平日里，大家都唤她娃子。

娃子，一个性别不明的称呼。

这个名字陪伴了她十七年。十七岁那年，她遇到了蒲须桐，她人生的轨迹只因那无意的回眸便改变了。

世间最难猜透的便是男女间的情愫吧。或许只是擦肩而过，就将彼此看进眼里，从此再难忘记。南宋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诗有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蒲须桐为她取了“清浅”二字，寓意清澈不深。

清浅，柳清浅。

她反复念叨着，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蒲须桐推门进来时，她先是一惊，然后本能地收起藏在眼底的一抹幽怨，换上一张笑脸。

他神采奕奕，身着一件新袍子，上面绣着一碗红莲，崭新崭新的，有些扎眼。他没有说话，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便欲出门。

“我们这是去哪儿？”她起身，跟了过去，像一只风筝，放风筝的人轻轻牵了牵线，她便做出相应的反应。

他扭头冲她微微一笑，笑容干净而清澈，“去给老太太请安。”

她嗯了一声，便跟过去。

清晨的空气湿漉漉的，却很新鲜，鲜得刺鼻。头顶上是绵密的云，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天空便再次回归死寂。

寂寥，死气沉沉。

蒲须桐牵着她的手，出了暂住的宅院——红蓝阙。她清楚地记得，当初他坚定地牵住她的手时，她心中便默念着：这一辈子，都不要再松开。穿过密密匝匝的廊子，到了东院。

老太太住在这里。

偌大的院子中，偶有几个下人出出进进。见了蒲柳二人，躬身行礼，便迅速退开了。柳清浅忍不住回头看，他们已经跑远了。

“怎么了？”

“哦，没什么。”她淡然一笑，表情却有些僵硬。她没有说，自进入蒲家那一刻起，她便被一束不怀好意的目光盯上了。她总觉得有人在窥视她，像藏在草丛中的蛇，稍被踩到尾巴，倏地一下就不见了。不过它仍旧藏在暗处，你看不到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沿着甬道登上石阶，便到了外堂。

两根光溜溜的红柱子上挂着一副联子，上联是“无雨无晴狸子墓”，下联是“一只石鸦望蒲家”。外堂富丽堂皇，地上铺着一块红毯子。抬头的一瞬，柳清浅一眼便看到挂在堂中央的匾额。匾身是黑色的，镀了一层金边，不过却没有光泽，显得有些颓败，上面印着四个红色的大字。黑匾映衬着惨白的墙壁，显得格外刺眼。

孝子世家。

当这四个字映入眼帘时，一簇阴冷的潮湿从体内深处浮了上来，背上结了一层细密的小汗珠。不知为何，她对这块黑匾产生了深重的厌恶感，好像一条冰冷的蛇，钻进她温热的怀里。

据说，蒲家的先祖蒲庶生前是一个大孝子。清仁宗嘉庆皇帝在位时，听闻此处出了一名至真至善的孝子，便赐了一块“孝子世家”的匾额，并为他建了一座大院，即现在的蒲家大院。

黑匾下方是一幅画像。

画上有一个人，这人应该就是蒲家的先祖蒲庶吧？他坐

在太师椅上，一袭长衫，配一件马褂，束一条浅色腰带，威风凛凛。

四目交接的瞬间，一股莫名的寒意咻溜一下滑进了眼底，柳清浅不由得将目光收了回来。她不敢再看那幅画卷，更不敢直视画卷上的男人。他的眼神很犀利，仿佛能刺透她内心似的，让她不寒而栗。

她害怕。

怕什么，却又描述不清。总之，那双冷漠的眼睛里一定藏着什么。视线继续下移，目光便落到画像下一个紫黑色的老式卧榻上。棱角被磨得圆钝了，散发着一一种久经沧桑的乌光。

一个老太太侧卧着，穿一身百蝶大花袍，蓝色缎子，衣身绣着五颜六色的蝴蝶，蝴蝶中间，点缀着簇簇鲜花。她蜷缩着身体，枕着一只手臂，好像睡着了。

也好像，死掉了。

她便是蒲老太太，狸子墓镇蒲家大院的主人，也是蒲须桐的祖母。若我同蒲须桐成了亲，她也该是我的祖母了吧？她想。

她不由得多看了老太太几眼。

那瘦削的脸颊上挂着一层浅浅的白，仿佛只要稍稍抖动，便会脱落下来。嘴唇干瘪瘪的，一头白发整齐地绾到脑后，盘成一个干枯的髻，粗壮的簪子别在发髻中，摇摇欲坠。

站在一旁的是老太太的丫头，莲音。见他们来了，她冷冷瞥了一眼，躬身轻声唤道：“老太太，老太太？”

“嗯。”老太太应了一声，仍旧合着眼。

“大少爷和柳清浅小姐到了。”她故意在清浅前面加了姓氏，似乎要保持某种距离。敌意，有时便是这么产生的吧？